

我的青年時代 (六)

楊森

自管伙食當番採買

自目隊開始訓練了，一切的規定都很嚴格，生活起居有規律，言行動作絲毫不容出差錯。當時我們每天要上四小時的操，做一小時的體操運動，還有三小時上講堂聽課，我對於這種規律化的生活極有興趣，一聽教官們談到安營佈陣，攻堅摧銳，我便眉飛色舞，忻然自喜，後來又發下槍支，我更對它嚮受萬分，但有閑空，就去擦它，我把武器視作自己的生命。然而在滿清末造，連「團體生活」這個新名詞都還沒有產生，同學之中，又多是農家子弟，對於規律生活，根本不能適應，因此他們認為這樣「讀書」，未免太受罪了。從入伍的第一天起，就開始怨聲載道。

自目隊的伙食費相當高，但是因為伙伕舞弊，措油中飽，漸漸的飯菜質量越來越差，校方叫同學自行管理，我們便採取輪流制度，每兩個人為一組，謂之曰「當番」，當番分內外兩種，內番管監廚，外番管採買。有一次，輪到我當番了，第一天，我從學校裏的司務處，領到了買菜錢。

晝農天還沒有亮，我就帶了一羣伙伕出發，到菜市場去買菜，一出校門，有一個伙伕挨過來，笑嘻嘻的問：

「先生，你今天到那裏去要？」

「去要？」我怔怔的說：「我那有時間去要，我們不是要去買菜嗎？」

「哎呀，先生，」他笑着說：「隨便那位當外番的先生都是這樣的，從菜金裏抽出些錢，趁採買的機會，跑到外面要半天。買菜的事情，我們幾個自會妥當當的辦好。」

我一聽，心裏頓時明白，他們是想要在菜金上打主意，意思是要跟我串通舞弊，一起分贓。這種事，豈是我楊某人所能做的？當時我也不說破，祇是正色告訴他們說：

「他們是他們，我是我，我這個人但凡做一件事，一定要認真盡責，打馬虎眼的事我是不幹的。」

於是一行人到了菜市場，伙伕頭把我往一斗較大的肉攤拉，他說：

「先生，我們一向都是在這裏買肉的，他賣的肉，價格公道，貨色又新鮮。」

我還是不動聲色，向那肉販，問了價錢，然後再往前走，問另一家，比較之下，價格相差三四成，於是我便便宜的買，幾個伙伕，面面相覷，苦於無話可說。

接下來，買菜買佐料，一概如法泡製。買完了菜，剩下不少錢，我問伙伕：「還要買什麼嗎？」

「？」

伙伕頭正在懊惱，無精打采的回答我說：「你已經買得比平時多了，還有什麼好買的呢。」

「那麼，剩下的錢怎麼辦？」

「那還不簡單，」他毫不考慮的說：「當然是歸先生自己落腰包了。」

這一次我不禁有點愠怒，我大聲的說：「你把我當什麼人？」說罷，帶着他們再回頭，把所有的錢，都買了雞子和肉。

回到學校，我也不揭穿伙伕們經常舞弊的事，將菜與賬交給內番，我的責任已了，仍舊回到課堂聽講。當天中午，大家一看桌上有雞有肉，菜肴格外豐盛，於是就問：今天是不是加菜打牙祭呀？

我高聲的回答：「不是，今天的菜錢比平常並沒有增加，菜肴多了些，是因為我嚴格執行外番任務的關係。」接着，我把買菜的經驗和心得略說了些，同學們都認為這種造福大家的事應該勸法，從此內番外番認真辦事，一直到我們這一期同學畢業，自目隊的菜肴才好，素為成都各軍事學校之冠。

幼秉庭訓，做人要光明正大，君子不欺暗室，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。所以我做任何事，不管

事情大小，關係極重，我總是一步步腳踏實地的做去，不肯偷機取巧，自欺欺人。在陸軍學堂，每一位同學都要輪值當衛兵，衛兵的崗位分枝門口和火藥庫兩處，稱為外衛兵和內衛兵，輪值的時候，個個同學都想當外衛兵，外衛兵可以東看西看，時間容易混過。內衛兵守武器庫沒有什麼好看的，最多可以偷偷坐一下，甚至打瞌睡睡覺。我則向來不爭，派到那裏就站那裏，而且不管內是外，我站衛兵一定遵守衛兵規則，胸挺腰直，保持警戒，一分鐘也不放鬆，隊長排長見了，也在暗暗稱奇，都說：「像楊某人，真是天生的軍人材料。」

在弁目隊，我操的是步兵，可是我對馬匹素所喜愛，有了閒空，我便到騎兵隊去借馬騎。我每次去，騎兵隊的同学總是推三阻四，面有難色，我眼望着駿馬踢足，仰天長嘶，內心的願望愈加迫切，騎兵隊同學偷偷讓我跑了幾趟馬，後來他們迫不得已的跟我說：

「你不要再來借馬了，你應該曉得，我們排長不准我們把馬借給別個騎。」

這時我暗中痛下決心，但有機會，我就要轉到騎兵隊去。

過不多久，機會來了。

投奔騎兵科被婉拒

在弁目隊受了一年訓，我的成績每每位列前茅，弁目隊一年卒業，卒業後，我們方始成為速成學校的正式學生。但是就在我們受訓期滿不久，速成學校改為四川陸軍學堂，規定三年結業，於是，我們又順利自然的更進一步，只要再讀三年，就可以取得四川陸軍學堂畢業生的資格。

陸軍學堂比武備學堂更勝一籌，它分為步騎砲工輜五科，各科科長悉為遠自東瀛聘來的日本校級軍官，科長等於現代大學的系主任，而那時陸軍學堂各系主任的陣容十分堅強，譬如步騎科科長是一位日本大佐，名字叫柄井春長，曾經

參加過日俄戰爭，是一位名將。至於工兵科長春山、騎兵科長小野，都是日本軍界的知名之士，而數理化以至體操劍術等各科教授，也以日籍人士居多。

我對於那些日本教官的印象頗為深刻，他們大都是崇奉武士道精神的，長髮披肩，面容嚴酷，一投手一舉足全都用盡了力量，他們彷彿帶有一些悲壯氣氛，大有「風蕭蕭兮易水寒，人生日為的犧牲」之概。

從日本士官學校畢業回國的學生，在陸軍學堂只能擔任各兵科副科長或專任教授；武備學堂高材生，在這裏就祇負生活管理之責了。

陸軍學堂既分步騎砲工輜五科，由於我自小愛馬，我填的第一志願是騎兵，我渴切希望我能終身與良駒駿馬為伍，以騎兵為我的一生志業。

騎兵科科長是日本人小野，我順利的通過了筆試，就在口試的那一道關口，小野先生從上到下的打量我，他終於說出了令我傷心絕望的話，他斷然的說：

「你的腿太短，不適於騎馬。」

我立刻向他提出抗議：

「可是，我自小就會騎馬了。」

「聽我的話，」他用勸慰的語調說：「腿腳不長的人騎馬，將來一定會吃大虧。依我之見，你還是繼續學你的步兵科吧。」

他這麼輕率的決定，使我抱憾無窮。

無可奈何的進了步兵科，正在待命入校，成

都忽然漲了大水，聽說是都江堰決堤，洪水入城，淹沒大半。我們五隊弁目的營房盡成澤國，於是隊長下令，已經考取陸軍學堂的學生，一律提前搬到學堂去住，其餘的就在城牆上搭蓋臨時營房。學堂的待遇遠比弁目隊好，我們這一羣被錄

取的學生，總算是因禍得福。當時我們的校長是遜清末造的名將鍾穎，他是協統，俗稱協臺，相當於現今的旅長。他後來會經率師進入西藏平亂。會以革命黨的罪名，在西藏殺害我的同學范秋

潤和胡安俊，民國以後，袁世凱以此罪名，將他正法於北平。

我在學校裏是最守規矩、最自愛自重的好學生，因為我家教很嚴，自己曉得發奮圖強，愛惜羽毛，所以事事奮勇領先，恥落人後，可是像我這樣一心向好的優秀學生，居然在三年之內會經兩度遭受嚴重的處罰，而且因此鬧成軒然大波，這真是我始料不及的事情。

學校為我而鬧風潮

第一次受懲，起因由於我生病。病源在當時無人知曉，現在我才慢慢是缺乏維他命B，小時候住在鄉下，吃慣了糙米，進陸軍學堂以後，食米春得太精，因而把所有的維他命B都春掉。漸漸的，我覺腳氣病了，而且時常膝蓋痠疼，四肢乏力，最嚴重的時期，齒齦出血，牙齒搖搖可脫。常常無緣無故的兩腿一軟，一下子就摔到地上。

實在撐不下去，教官叫我去住醫院，住進陸軍學堂附設的軍醫院，躺了幾天，痛苦越漸加深，連喉嚨口都腫得幾乎閉塞。

有一天，我聲音嘶啞的叮囑那位男護士，我說我很餓，但是乾飯絕對無法下嚥，我請他給我盛碗稀飯來。

等了不知多久，他終於於懶洋洋的來了，拿一隻碗，往我手上一塞，我低頭一看，——依然還是一碗乾飯。

「這麼乾的飯，」我指指我紅腫的咽喉：「叫我怎麼下嚥？我不是叫你給我盛稀飯的嗎？」

當時他就一皺眉，狠狠的瞪我一眼，拿回那碗飯走出去，頃刻之間，他又端着那隻碗走進來，高聲的說：

「喏，少爺，稀飯來了！」

我接過碗，正想向他道謝，望望碗裏的「稀飯」，我頓時怒火中燒，不可遏忍，顧不得什麼軍法軍紀了，那隻碗碗裏，仍還是先前盛着的乾

飯，這位男護士他太偷懶了，他幫我在乾飯裏沖了一碗開水。

當時我正在盛怒之下，猛一甩手，把那碗飯稀飯，甩到那個看護兵的身上。

看護兵受了我的「冤」氣，立刻就去報告那排的排長，排長報告隊長，隊長報告監督。監督鍾穎查閱檔案，找到了一項在他認為可以援用的前例：某武備學堂學生因為不滿伙食，拿滾湯來澆開廚師。他所獲得的處分是革退，於是鍾穎就援例開除我的學籍。

祇是他沒有想到，我這個學生不是輕易開除得了的，因為當時我已經參加了革命組織同盟會，而且是其中頗為活躍的份子，新軍和各級軍事學校之中，革命黨人確有很大的勢力，方聲濤、余切（培切）都在我們學校裏身為盟主，閒暇之時，我常到余切的寢室裏留連忘返。有一天余先生鄭重其事的問我說：「你願不願意參加同盟會？」我大喜過望，不假思索，頓時連聲應允，於是我就填了同盟會的誓約，那十六字的誓詞至今我仍牢牢記住，即為：

「驅逐羶虜，恢復中華，創立民國，平均地權。」

由於我在學校一向循規蹈矩，品學兼優，是全校師生一致公認的模範學生。這次一時躁怒，在病中摔了飯碗打了人，監督似乎不該這麼小題大做，給我過重的處罰。於是同盟會的同志一發動，羣情激憤，紛紛的為我抱不平，大家集會商議，推派代表，去見監督鍾穎，請他公平處理，收回成命。

起先鍾穎以校風軍紀為詞，不肯答應，同時又把學生代表斥責了一頓，說他們糾眾滋事，膽敢干涉學校的行政。這一來就像火上加油，同學們對於鍾穎的態度專橫一致表示憤慨，我們的同志推波助瀾，於是一場晚清武學堂真從所未有的風潮，迅速展開，當天全校同學實行罷課，並且步、騎、砲、工、輜五科，每科再推派代表一

人，去向鍾穎請願。這五位代表是步科吳芬、砲科章武、騎科趙城、工兵蘇明吉、輜重科陳玉文，其中只有吳芬是同志，他們到了鍾穎那裏慷慨陳詞，理直氣壯的說：

「楊某是全校公認最優秀的學生，如今他在病中由於要碗稀飯受了看護兵的氣，監督不開除看護兵，反倒給楊某開革的處分。像這樣處理不公，已使本校同學唇亡齒寒，人人自危，大家都覺得就學毫無保障。因此我們今天開始罷課，假使監督一定要開革楊某，那麼就請開革我們全體，倘若監督要解散學校，我們明天就收拾行李各自回家，監督認為我們該滾斃，我們也願意一同上火場！」

鍾穎一聽，同學們態度如此堅決，簡直是不可動搖，再一看事態擴大，可能會搞到無法收拾的地步，他心裏雖然惱怒萬分，表面上也只好表示軟化，聲稱願將對我的處分撤銷，仍准在校繼續學業。這一晚，同學們因為獲得全面勝利，欣喜若狂，紛紛聚談笑鬧，像在慶祝。祇有我一個深夜把心自問，頗覺不安，為了我一個人的去留，竟會惹起這麼大的風波？尤其是同學們的熱情愛護，今後我又如何的報答呢？

但是另有一點我非常興奮的，那就是由於這一場風波，使我曉得同盟會的力量的在學校裏是如此的壯大！過去我們在學校從事革命活動，一向只有縱的組織，不會有橫的連繫，因此我總以為我們的同志不過三幾個人。出了這一樁事，我才知道同盟會同志在師生中大有人在。革命的火，已經在滿清政府武力的根源處燃起，星星之火，可以燎原，我對於「驅逐羶虜，創立民國」的信心越來越堅強了。

唸到第四個學期，我內心所志忑不安、耿耿於懷的，果然不幸成爲事實，爲了那次風波藉蓋成怒的鍾穎，他心腸陰險，手段毒辣，找個藉口，一舉開除了許多位同學，上學期爲我請願的五位代表，當然也在其中。這件事使我受到很大的

打擊，我痛心疾首，悲憤莫名，想起他們爲我犧牲了學業，遭受了冤屈，我還有什麼臉在學校讀下去。因此我決定自動退學，還是回家再去專經吧。

可是正當我收拾行囊，準備離校的時候，同志們跑來找我，他們驚訝的問：

「楊某，你這是在做什麼？」
我很委婉的，將我的心意說給他們聽，我說：「我雖不殺伯仁，伯仁却因我而死。」爲了我被開除，害得學校鬧風潮不算，餘波盪漾，現在又有這許多同學受我的牽累，遭了鍾穎的毒手，受迫離校，前功盡棄，如果我再不走，那我斷乎不能心安。

同志聽了，連連搖頭，他們制止我這樣做，並且勸我，小不忍則亂大謀，當前我們革命黨人，有推翻滿清，締造民國的重大職責在身，應該各就崗位，發揮力量。他們又說：我既已參加同盟會，就是組織上的人了，一切行動，都要聽從組織的命令，而現在組織賦予我的任務，就是留在學校，訓練自己，以期未來成爲國家民族有用的人才。

我聞言啞然無語，因爲我既已宣誓加盟，組織的命令我唯有敬謹接受。不過對那五位因我而受累，犧牲了學業的同學，我內心的不安和負疚，從此無日或忘，一直到我後來當了師長，小小有個局面，我總算把他們五位全部請來，一一給予妥善的安置，趙城曾經任過我部下的旅長，後來不幸作戰陣亡。

禁閉天數打破紀錄

轉眼間到了光緒卅四年，十一月間，溥光緒皇帝死了過兩天，慈禧太后也一命歸陰，她死了，繼位的宣統皇帝溥儀，正朝廷上「大皇帝后」的尊號。連遭兩次國喪，朝廷下旨，軍民人等要守孝七、連遭九次。學校停課，不准學生外出，每天都關在自修室裏，讀書寫字，令人氣悶

之至。

不但上不成課，每天早晨，還要莫名其妙的學哀，全校集合在大操場上，由監督領頭，為慈禧跟光緒嗷嗷大哭，上千的人怪聲怪氣，齊齊的來一長聲：「啊——嗚，嗚，嗚——。」自己聽了都覺得可笑，只是不敢笑出聲來。

當時我們學校的設備很齊全，每一間教室都附設兩間自修室，因此自修室要比教室寬敞得多，四個人共一張大桌子，正當中面牆的地方設一個講臺，懸塊大黑板。自修時有值星同學站在講臺上面，監視全室，管理秩序。值星生很有權威，我們大便外出要報告他不算，如果有誰交頭接耳，或是擅離座位，他就不聲不響的，在黑板上將名字和罪狀記下，排長到時候來巡視，要按照黑板的記錄分別處罰。

接連悶坐了好幾天，我實在忍不住了，更使我感到不平的是，騎砲工輻等特科學生，教官准許他們練習器械，因此他們不必在自修室裏受整，一個個與高采烈的，都在操場上翻單槓雙槓，跳木馬，用沙包。我看到他們輕鬆自在，十分羨慕，於是有一天我向值星的同學建議：

「同樣的是在守孝，為什麼特科同學就可以玩器械，而我們却硬關在自修室裏悶坐？你應該去跟排長講講，我們要享受同等的待遇。」

他聽了我的話，覺得很有道理，就跑去跟排長報告了。不一會兒他回來，說是排長不許。我說那麼你再去向隊長請示，他依言再跑去，結果又碰了釘子。這時候我有点生氣，站起來大聲的說：

「我可不管他們准不准，我要出去就出去！」

「楊某，」值日生發了急，高聲的喊住我：「你不可以走！你一出去，我就報告隊長！」

我以為他在開玩笑，要不然就是虛聲恫嚇，於是，我反唇相譏的說：

「你何必報告隊長呢，乾脆，你去報告監督

好了，」說罷，我回頭望望自修室裏的同學問：「有那個膽子大的，跟我一道去！」

當時就有一位名叫秦炳的同學，霍地站起，說聲：

「走，我們一道去！」

兩個人出了自修室門，頭也不同，直奔大操場，值日生急壞了，追在後面喊：

「快回來，快回來，再不回來我一定要去報告！」

我和秦炳還在得意洋洋，笑聲朗朗，對值日生的高聲呼喚置之不理。

在大操場上玩了一陣，隔不多久，一名衛士跑來找到了我們，板起臉孔說聲：

「監督請。」

秦炳和我面面相覷，心中暗呼糟糕，沒有想到值日的同學不講情面，硬是去報告監督了。兩個人只好硬着頭皮，跟那名衛士到了監督室。

鍾穎一看是我，把臉一沉，聲音冷笑，只說了一句：「又是你啊！」當時也不由我們分辯，秦炳被申斥了一頓，放他回去。我呢，他一定要給我特殊待遇，叫衛兵把我押去關禁閉。

前清時代，在軍事學校或者是軍營之中，坐禁閉實在不是滋味。按照陸軍懲罰條例，禁閉分輕重兩種，祇配之於學生、弁目、兵匠和伙役，當軍官就不會關禁閉了。重禁閉每天只給白飯、開水、食鹽，連鋪蓋枕頭都不准帶進去，而且還要罰扣餉銀十分之二。輕禁閉呢，有飯有菜准用瘦具，罰餉十分之一。

不論輕禁閉或重禁閉，一般都是只關幾個鐘頭，最多不得超過廿九天，所以我進禁閉室的時候，心裏還不怎麼在意。禁閉室門窗緊閉，像個黑洞，最不便的是地面一片斜坡，叫人坐也不是，臥也不是。

一連關了兩天，吃的是鹽水泡飯，睡的是斜坡地面，十月間的天氣，在成都早已寒氣凜冽，我想在地上活動活動，使血脈流通，暖和一點，

偏偏斜坡上想站着都立腳不穩。

挨到第三天，鐵門一開，我還以為是來釋放我的，豈知又有一位同學關了進來，他叫張明鼎，是騎科的同學。當年學校分科，騎科生選的都是心思靈巧，機警善變的人；張明鼎在學校交遊廣闊，很吃得開，是所謂有辦法的人物，我見他也進了禁閉室，心裏想想不覺好笑，當時就問他說：

「怎麼連你都進來了呢？」

他往地上一坐，坦然笑笑，若無其事的回答：「我是來陪你的嘛！」

不管怎樣，獨自一人關在黑洞裏兩三天，如今居然有了伴，總歸是可喜之事。我們兩個人聊了一陣子，開午飯，望着送進來的兩大碗白飯，和一壺開水一碟子鹽，張明鼎的眉頭皺得好緊。

「這麼些天，」他望着我問：「你就吃這種鹽水泡飯？」

「我已經很餓了，還自把飯泡好，埋頭大吃。『那有什麼辦法呢？這是學校的規定嘛！』吞下一大口，我才這樣回答他。」

「哎——」這種飯怎麼能吃得嘛，晚上我叫大廚房裏的伙仗煨隻雞來。」

我暗自好笑，心想，你和我一樣關了禁閉，還這麼信口開河，大吹其牛。禁閉室裏的學生，那有可能叫廚房裏煨雞？這豈不是異想天開，白晝作夢？

那曉得，他說話算話，劍及履及，到了晚飯時刻，衛兵送飯進來，可不就有一盅清燉肥雞，這一下使我目瞪口呆，把他佩服得五體投地。三日不知菜味，這一頓燉雞下飯吃得鮮美無比，兩個人把一隻雞吃得精光，飯後，我向他道謝，張明鼎望望四週問我：「鋪蓋呢？」

「禁閉室裏那來的鋪蓋呢？」

「那你夜晚怎麼睡？」

「只好和衣睡在地上。」

「開玩笑！」他大聲的嚷了起來：「三冬寒，沒有舖蓋如何能睡？」

於是他自告奮勇。說是要到寢室裏去取舖蓋，我連忙勸他不要冒險，私自禁閉室，罪名可不輕，再說：即使真把舖蓋取來了，也是麻煩，因為每天早晨隊長要來巡查，被他看到，必定會鬧出事。我告訴他：

「那時候我就要吃大虧了。」

但是張明鼎把我的忠告當做耳邊風，根本不加理睬。他莞爾一笑，走近門邊，猛的一腳，把門踹掉，用力推去，鐵門應手而開，他就這麼施施然的揚長去了。

我一個人守在禁閉室裏，好不為他揪心害怕，唯恐隊長衝兵突然出現，查出他擅自脫逃，這個罪名他準定吃不消。——正在心驚膽戰，鐵門又開了，張明鼎笑嘻嘻的，抱了兩床舖蓋進來。這一夜睡得暖和舒暢，只是快天亮時醒了，又為身上的舖蓋出處傷腦筋。正自發愁，門又開了，是雜務兵進來掃地，他先把掃帚簸箕放好，一聲不響，替我們把兩床舖蓋抱回寢室。

我長長的吁了一口氣，心悅誠服，我笑着對他說：「你老兄真是神通廣大。」

誰知道他竟一聲冷笑，接着說了一句似是而非的「至理名言」：「在現在這種時候，沒有神通，還能過日子呀？」

這一句話給我的感受甚深。

一天天的捱下去，我這次「重禁閉」彷彿改無期徒刑了，望眼欲穿，始終得不到釋放的消息，室中無日月，真令人有一日三秋之感。也不知道過了好久，終於有一天，隊長親自來臨，他打開鐵門，告訴我：

「好了，你現在可以出去了。」

於是我大喜過望，站起來急急忙忙往外走，走了幾步，驀地想起頸項的險險狼毒，以及他對我啣恨甚深，心裏不免有點疑慮，我低聲的問我隊長：「我的事不是就這樣了了，會不會還

有什麼處罰？」

隊長忍俊不住，哈哈大笑，笑罷他才對我說：「你還嫌你處門得不够呀？」

回到班上，同學熱情感人，紛紛圍攏來，對我加以慰問，問問日期，我已整整被禁閉了四十天，鍾穎公報私仇，我一直把我關到國喪守孝期滿。這是我生平唯一一次關禁閉，禁閉時間之長，只怕也是打破一般記錄的了。

後來有人告訴我，照規定，應處罰卅天禁閉者，即應退學。

唐錄自己代人揷槍

不久，又出了一件事，雖說與我無關，但已鬧到滿校風雨，人人自危。有一天，也不知道究竟是哪位同學，出於什麼動機，他竟把一枚炸彈，暗暗的藏在軍官廁所裏，幸好還沒有爆炸，就被教官發現。炸彈移走以後，不久便有大批的新軍開到，將學校緊緊包圍，然後嚴密搜查學生的寢室、課堂和身上。那時候我們參加革命的同學，每個人多少總有點違禁的宣傳書報和文件，如果被查出來，其後果簡直不堪想像，因此我們當時確實是相當的緊張，不過托天之幸，新軍查了一天，最後還是查不出什麼，這一件事也就不了了之。

學堂裏時常操練急行軍，或是打野外，教官規定，除開七斤半的步槍和一百發子彈，全副配備，每個人的背囊裏還要塞十幾斤石頭。走了不久，就有人聲聲埋怨吃不消，想找人幫忙分擔些了。我個子雖小，氣力却大，尤其能夠吃苦耐勞，任重道遠，別人揷不了的，我便代他們揷，有時一人抗兩人的槍，或三個背囊，一場急行軍或打野外下來，然不怎麼累，別人笑我機靈，我暗暗在心中想，這正是鍛鍊我自己的好機會，以後上了戰場，就會知道我這股機靈是如何的重要。

夏季大熱，出操、打野外和急行軍，有一樁

最苦最惱火的事情，那就是我那條假辮子害人，天熱一出汗，汗水和灰砂摻在一起，刺得我奇癢無比，這是因為假辮子上纏短髮，短髮被汗水沖得凌亂蓬鬆的關係。學堂裏像我這樣續假辮的革命黨為數不少，我們打一次野外一次行軍回來，便有人搶着上理髮室，理髮師應接不暇，有時候要連夜的趕工。

星期例假，同學們等到校門一開，立刻一湧而出，各尋各的樂趣。我在成都住了幾年，附近的名勝古蹟，差不多都逛過了，想想東遊西蕩實在沒有什麼意思，於是就經常利用假期，躲在寢室裏，清靜靜的看書。有一個星期天，隊長偶然走過我們的寢室，推開房門一看，屋裏空蕩蕩的，祇有我一個人伏案閱讀，連他走進來的腳步聲都不會發覺。

「楊某，」他走到我的面前問：「星期天，你為什麼不出去玩？」

「沒有什麼好玩的嘛，」我連忙站起，放下書本笑着回答：「還不如在寢室裏看看書。」他伸手往我桌上一指：「你看的是什麼書呀？」

「資治通鑑。」

「你是學武的嘛，看這些大部頭的古書做什麼。學校裏放起那麼些軍事書籍，你為啥不看看？」

學武豈可優文，尤其是讀軍事科的人，更應該攻讀歷史，研究歷代的存亡絕續之道。可是我懶得在他面前說教，我祇淡淡的一笑，輕飄飄的說：「學校裏能有多少軍事書呢？」

他一愣，想了半晌，會過意來，睜大了眼睛，驚異不置的望着我問：

「你的意思是說，學校裏的軍事書你都讀完了？」

我點點頭，因為這是實情。

和我這種情形恰好相反的，是學堂裏的旗人同學，他們約有七八十人。所謂旗人，就是滿洲

人，他們跟順治皇帝入關，侵佔了我國。清廷為了控制全境，特地設了四旗，派遣四旗之人分據各衝要首邑，每省設一將軍統領，他們的住處漸漸增多，又增設了四旗，是謂八旗。滿清政府的用意，原來是利用他們鎮撫地方，為朝廷做鷹犬，可是後來天下承平，這些八旗子弟整日無所事事，便開始聲色犬馬，享受起來，不管男女老少，都是好吃懶做，偷機取巧，在各地方上形成一種墮落腐化的特權階級，使漢人看了，側目而視，非常厭嫌。我嘗以為，中國人至今留下的許多不講公德、愛佔便宜、懶惰敷衍，企求特權的種種惡習，和旗人的流風餘緒大有關聯，同時，由於漢人普遍的嫌惡八旗子弟，對於革命響應的熱烈，成功的迅速，都有深切的關係。

八旗子弟進了軍事學堂，無須參加入伍訓練，他們彷彿專為吃糧拿餉應差而來，什麼事情都不懂，唯一的長處是會唱歌，無論什麼歌曲，祇要教一遍他們就會了。還有一樣，如果他們也在學堂裏吃飯，那麼伙伙方面的關鍵他們一定打得通，就為了嘴饞，好叫伙伙替他們做雞熱菜，不惜跟那些雜役稱兄道弟，真是叫人看不起。

成都的旗營設在少城公園，我也曾去參觀過，環境骯髒雜亂，陳設汚七八糟。平時不是賭博，就是玩鳥、跑馬、耍狗，男女全不從事生產，女人們梳高髻、穿旗袍、塗脂抹粉，妖裏妖氣，滿清政府把他們生命線建立在這種人身上，焉得不速致滅亡？

旗人學生都是保送來的，他們做課無需請假，考試不怕不及格，例假回家，轉來的時候，一定要帶着大包小包的雞鴨魚肉。同學們把他們恨之入骨，有一次，一位值日生實在看不過了，指責他們：「現在正點名，你們一個個抱着這些吃食，成什麼體統！」並且立刻報告隊長，請求處置，隊長也怕惹他們，就說：「把吃的東西拿去丟掉。」其實呢，他們都把那些食物送到廚房裏

去寄存起來了。

繼續深造入研究所

四川陸軍學堂共辦三期，我們是第一期，同期修業生約三百名。轉眼間，三年過去，我們這一班畢業了，時值宣統二年，西藏生變，清廷革去達賴喇嘛封號，令派兼任新軍十七鎮協統的鍾穎，率師入藏平亂。鍾穎行前告訴我們，我們的出路有三，可以自行選擇：志願隨他入藏作戰的，破格以排長軍官（連長）實授官職，否則的話，分發到新軍裏去，就只能先從見習官當起，還有一條路，那就是留堂繼續深造，陸軍學堂的學生，具有直升高等軍事研究所的資格。

我考慮再三，並且和組織裏的同志商討研究，時當黃花崗新軍起義失敗不久，全國各地革命怒潮洶湧澎湃，眼看着正是「山雨欲來風滿樓」，天下多事之秋，四川湖廣，發動革命已屬箭在弦上，所以，參加鍾穎兵足械精，配備優良的部隊出征西藏，對於個人來說，當然是最好的機會，但是一旦中原有事，我們可能回師不及，錯過了首義學享的時機。於是，我們決心繼續深造，

一方面多求些高深的學問，另一方面，也可以俟機而動，參加學義。因此，大凡在同盟會組織裏的同學，都選擇了第三志願留堂研究。

我們的隊長，對於我的選擇頗不以為然，他特地叫我去問：

「現在國家正值戰亂頻仍，你的成績這麼好，何必還要留堂研究？我看你不如早點到新軍裏去，那邊求發展的機會多。」

無語以對，只好說：「實在因為自己感到所學的不够，總想多讀點書。」

同學都去當官帶兵了，見我升入高等軍事研究所，齊來笑我：

「熬了整整四年，你的書還沒有讀够呀？」我只笑笑，不說什麼。到研究所後，所有的教官全是日本人，一班只有五六十位同學，倒是一個很理想的研讀環境。

研究所修業期限一年，這一年裏我心無旁騖，又有良師益友，因而很認真的讀了些書，作了許多比較研究工作。

(完)

譯學概論

張振玉教授著 定價新臺幣捌拾元

張振玉教授現任教臺灣大學，政工幹校，中國文化學院及淡江文理學院，講授英國文學及翻譯。所著譯學概論，理論與實例俱極精妥，既有學術價值，又富雋永趣味，堪稱我國空前之譯學專著。臺大輔仁淡江師大及香港中文大學先後採為教本，中央通訊社指令為編譯必備之參考書。今三版出書，紙張裝訂，益為精美。二十四開本，四百餘頁每冊定價捌拾元。優待本刊讀者，每冊八折，實售陸拾肆元，不收寄費。